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四年

第一五一二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五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512).....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南也门、苏丹、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421 及 Add. 1 和 2)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一十二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Y.A.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512)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南也门、苏丹、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421 及 Add.1 和 2)。

通 过 议 程

议程通过。

中 东 局 势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

哥、尼日尔、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南也门、苏丹、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421 及 Add.1 和 2)

1.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若干决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现在建议邀请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议程上项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A. 埃里安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 H.R. 阿卜杜勒加尼先生(印度尼西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按照安理会已做出的若干决议，我现在建议邀请印度、索马里、约旦、沙特阿拉伯、锡兰、马来西亚、黎巴嫩和突尼斯各国代表到大厅一侧指定席位就座，因为安理会议席有限。

应主席邀请，A.S.冈萨尔维斯先生(印度)、A.A.法拉赫先生(索马里)、M.H.法拉先生(约旦)、J.M.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H.S.阿麦拉辛格先生(锡兰)、S.A.L.M.哈希姆先生(马来西亚)、E.古拉先生(黎巴嫩)、S.吉利先生(突尼斯)在指定席位就座。

3. 主席：在讨论议程项目之前，请秘书长做一简短说明。

4. 秘书长：主席先生，你在九月十一日第一五〇九次安全理事会上，要我注意恐怖分子对联合国会员国常驻代表的威胁，并叫我和美国代表进行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

5. 我愿意通知安全理事会，我和美国常驻代表

已进行了接触。我已获得保证说现正对有关代表团提供每日二十四小时的警卫。如果需要更多的保卫，美国代表团将依照要求，一如既往，妥为安排。我还获得保证说美国当局正在研究适当步骤以免发生同样威胁。我的打算是和美国常驻代表继续接触把发展情况随时通知安理会。

6. **主席：**谢谢秘书长这一消息。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和整个安理会都会注意到这一消息。

7. 现在安理会继续审议面前的项目。我的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是约旦代表。现在请他到议席就座并发言。

8. **法拉先生**（约旦）：对上午以色列的发言〔第一五一一次会议〕，我没有很多话要说，尤其因为我们都愿意这次审议能早一点得到一个最后结论。特科阿先生上午讲的那一套早已变成陈词滥调了。这些诺言大家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了。在安全理事会目前的辩论中，以及在今年六、七月间安理会讨论耶路撒冷问题时的早期辩论中，大家都已听到我对所有这些谎言的回答。但是我现在之所以还请求发言，其目的是要强调一下我代表团在以色列、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发言中所看到的某些共同点。

9. 这三国的论点好象都一致认为我们的控告是没有证据的。美国今天上午甚至说“……我们看不出丝毫证据可以说明八月二十一日发生在哈拉姆·阿什·沙赖夫放火嫌疑案不是出于个人行动的说法。”〔第一五一一次会议，第 66 段。〕

10. 星期五我们听到卡拉登勋爵说：“我不信有任何政府，任何国家，任何团体会计划或犯下这样伤天害理的暴行。”〔第一五一〇次会议，第 13 段。〕

11. 即使我们为了辩论，单纯地为了辩论，并假定安理会面前尚无充分的法律证据足以断定以色列犯了放火罪，难道美国和联合王国对于引起犯这种罪行的政治环境不是有很清楚的图景吗？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以色列对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案的违抗，以及以色列继续不断的暴行是创造了便于犯这样严重罪恶的形势的。这一点难道美国和联合王国还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允许以色列肆无忌惮地蛮干就是鼓励人犯我们现在讨论的罪行吗？

12. 我的同事美国代表约斯特先生发言说，他欢迎以色列的主张，即调查委员会的裁判和放火嫌疑犯的审问将对任何国家和任何信仰的听众公开进行。我听到以后真是大吃一惊。

13. 我还以为约斯特先生可能是第一个重申他在今年七月投票通过的决议案〔第二六七（一九六七）号〕中的条款。在那一条款里安理会全体——我重复一句，是包括美国的赞成票在内的——一致重申以色列为吞并耶路撒冷而采取的一切立法措施都是无效的。约斯特先生和美国政府都知道——我在安理会上宣布过，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过，以色列政府宣布过——这个调查委员会是根据安理会宣布为不合法的法律建立的。约斯特先生和美国政府都知道对放火犯的审判也将乞灵于宣布为不合法的条款而进行。欢迎采取安理会明智地宣布为不合法的法律的一个步骤是不会有助于减轻这个区域的紧张局势的。

14. 这些法律是无效的。这些法律是已经宣布为无效的。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取消这些法律。如不取消安理会答应要召开会议采取行动。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并未遵守安理会的指示。而现在我们听到美国实际在说：“我们欢迎以色列按不合法的立法采取的若干步骤”。这至少说是不幸的。

15. 我已经说过，我们已提出充分证明，甚至更多的旁证。但在责任问题上真令人大惑不解。当一九四八年伯纳多特伯爵遭到以色列恐怖分子的残酷杀害时，联合国当局认为这种杀害是“对国际社会的迫害，是对基本道德的不可言状的侵犯”。可是为什么美国和联合王国那时对这一结论，即：这种杀害“对停战造成了极端严重的破坏，以色列临时政府对此应负全部责任”¹都不表示反对呢？我们那时为什么未听到这两个大国在责任问题上表示意见呢？而那次罪行也是发生在以色列军队管辖区内的啊！

16. 但是即使按照以色列的逻辑说吧。以色列的逻辑显然对某些大国是有吸引力的。让我们回忆一下：只因为两个自由战士路经贝鲁特机场，而特科阿先生就到安理会来说黎巴嫩应对此负责。既然如

¹安理会正式记录，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份补编，文件 S/1004。

此——我们不按阿拉伯逻辑来说，而按以色列的逻辑来说——那么，以色列应该对这一罪案负责。抵抗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但放火的罪行却是不合法的。

17. 美国曾援助过它的朋友约旦抗拒以色列进攻吗？我们不要美国运用以色列的逻辑帮助我们进攻特拉维夫或利达机场。那些答应我们很多事情的朋友并没保卫约旦，也没有帮助阻止凝固汽油弹和喷气式飞机。与此相反，他们正在把鬼怪式飞机送给以色列以方便他们的侵略，并因而助长了他们的霸气。

18. 我的第二点是：美国代表约斯特先生，联合王国代表卡拉登勋爵，以色列代表特科阿先生要我们孤立地考虑阿克萨问题。他们说现在重新调查耶路撒冷问题是不适当的。但是安全理事会的召集正是为了考虑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局势的啊！我们怎能忽视引起这种局势的一切情节呢？我们怎能忽视亚非二十五个会员国提出的控告呢？

19. 我的第三点是：美国与联合王国都想使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和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第二六七（一九六九）号决议重新肯定下来。在星期五会议上我的好友卡拉登勋爵所用的语言是：

“那个决议是清楚的，有力的，是一致通过的。我们不要也不用加进去什么。我们肯定不想从那里去掉什么。如果我们拙劣地修改，势必乱不成章。我们不应该予以毁坏。我们应当有力地、一致地予以维护。”〔第一五一〇次会议，第 11 段。〕

20. 主席先生和在座的所有安理会理事国同事们：我请问大家，大家通过决议只为了以后再肯定，再重申，再强调吗？安理会的决议既成为联合国的法律，安理会就没有责任努力，使之得到遵守、得到执行吗？关于大家的决议和美国与联合王国的现在立场，大家想教我怎样向我的人民与政府汇报呢？第二六七（一九六九）号决议要求以色列取消它已采取的某些措施。第二六七（一九六九）号决议的第 7 段决定安理会在得不到反应或得到否定反应时，将立即重新开会采取行动。我可以向我的人民和政府报告，说卡拉登勋爵希望他们忘掉第 7 段吗？这一段说：

“决定在得到以色列的否定反应或得不到反

应时，安理会将立即再次开会研究对这一问题应采取何种进一步的行动。”

21. 卡拉登勋爵住在这个地区，亲眼看到以色列的恐怖行为。关于这些罪行和恐怖行为他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更能说出实况来，我可以对我的人民说，这位勋爵要求他们只把过去的决议重新念叨一遍而忘掉其他一切吗？他们应把安理会决议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作为一种永远的、生动的纪念品，纪念着安全理事会决而不行，纪念着美国和联合王国的政治权术吗？我可以向他们和我们那些现在仍在以色列占领下的人民汇报说全世界谴责放火案为令人悲愤的罪行，但是卡拉登勋爵在他的政府指示下，却把放火案说成火烧圣寺“未遂”吗？要我说尽管以色列称之为“放火案”，而联合王国却称之为“火烧清真寺未遂的可怕罪行”吗？〔同上，第 13 段。〕我可以对住在约旦被占区和约旦东岸的每个公民说所谓约旦的朋友在安全理事会里对支持他们反对以色列的罪行没有反应，对亚非穆斯林世界寻求一个反映局势真相的，合法的，确实的，有节制的决议案也没有什么反应吗？

22. 当穆斯林世界和所有十四个阿拉伯国家把一个清晰案情带到安全理事会时，当他们要求安理会采取明确积极的步骤挽救这种严重的局势时，当他们在严重、紧要时刻带着一个有关阿克萨清真寺放火事件的反映事实的决议草案〔S/9445〕来到这里时，我们发现美国和联合王国反对一切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坚持一个例行公事的决议草案。另一方面，就要问这样的问题：这些西方大国现在以什么态度对待以色列呢？他们的态度与对待罗得西亚和南非的态度一样，即帮助、支持、经济援助和美国的军事装备。

23. 美国声称它对这一决议不投票赞成。它把它的立场限制在感情的表现方面。约旦对美国的这种感情当然也是感激的。但另一方面，为了便于以色列的侵略，美国向以色列运送鬼怪式喷气机。美国口谈和平，行动上却在支援战争。它正在使这一地区的局势升级，正在引起更多的流血罪行。

24. 我的第四点，即最末一点是我们不要辩论不休使和平解决更为困难，这一点是美国和联合王国同意的。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听这

样同类的话，和关于忍耐的同类号召。美国、联合王国和以色列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安全理事会应当提出“我们各方面都能全心接受”的建议。今天上午向特科阿先生提出了这种想法。他同美国和联合王国意见完全一致。在听到美国和联合王国提出来这一呼吁或要求后，特科阿先生今天上午向理事会所说的，就是“我们必须寻找把我们联合起来的东西”。

25. 这种态度会确实、真正、老实而诚恳地有助于取得和平吗？只要美国政策不但集中于保护以色列的侵略而且集中于通过安理会来反对任何足以结束以色列霸气的尝试。这样行为能导致什么成功吗？说实话，任何大国要不保持一幅正派的形象，它怎能在和平努力上取得成效呢？现在美国对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的弃权，在世界许多地方肯定会损害它的形象。为这次弃权所找出的各种辩解不是谁也说服不了的。这显然是一种掩盖权术政策的企图。

26. **德皮涅斯先生**（西班牙）：主席先生，关于我上月做安理会主席工作一事，许多代表如此亲切地向我表达盛情，请允许我向他们表示谢意。主席先生，对于你本人，我从前在其他场合已经表示我祝愿你一切成功。你放心，你一定可以得到我的完全合作以达到这一目的。

27. 现在安理会又在为裁决发生在中东冲突范国内的一个事件而开会。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行动有它新的值得特别斥责之处。在听到耶路撒冷中心的穆斯林世界的圣地阿克萨清真寺被烧毁的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后，全世界人的良心，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都十分震怒。西班牙是一个信宗教的民族，他们了解而且同情伊斯兰教徒在这一沉痛时刻的悲伤。

28. 且不论那些与这场大祸似有依存关系而弄不清的情节，我代表团觉得应当指出一个构成责任基础的事实，即以色列对圣城保持的军事占领是和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互相矛盾的。我代表团认为完全合适的是在巴基斯坦代表所提出的光辉而深有说服力的决议草案里，我们应该再一次强调以武力霸占领土是不允许的这一准则。在联合国宪章确立的新秩序下，武力侵占别国领土是不能容忍的。时间的流逝绝对不能巩固非正义的局势，因为这种非正义的局势是和国际

公法的准则相矛盾的，和宪章的原则与规定相矛盾的，和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相矛盾的，而这些决议的通过都是有建设性地要打好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基础。

29. 这就使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总根源，即以色列屡次表示的对联合国决议的蔑视。这种行为正如提给我们审议的决议草案所表示的那样应该受到安理会的断然唾弃。

30. 一触即发的局势继续笼罩着中东而危害该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新行动加剧了这样的局势。负着维持和平的主要责任的安理会过去多次从不同角度处理过这个复杂而急迫的问题，并在其各项决议中——其中有许多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定出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必须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基础。这些决定的唯一目的虽然单纯为了在正义基础上，在尊重有关方面的利益基础上解决问题，却和以色列把任何与其私利不符的呼吁都置若罔闻的决心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安理会的决议和大会的决议一样，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能转变以色列为自己方便采取的那条路线。所以我代表团将投票赞成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S/9445]，其中关键性的第5段谴责了以色列对联合国决议的对抗态度。

31. 简要地说，这就是我代表团支持巴基斯坦提出的决议草案的理由。我们关注地听了以色列代表在第一五〇七次会议上所做的有关合作与友好的呼吁，我们所抱的希望是：以色列为了证实它所说的那种积极精神，能够接受并同意安理会的决议，因为这些决议对于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本组织存在的那一冲突提供了政治的、协商的、公正的解决要素。

32. **主席：**我愿对德皮涅斯先生对我说的那些话表示感谢。

33. 发言人名单就要完了，我现在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资格代表苏联代表团对当前的问题作如下的发言。

34. 这里每个代表都知道安全理事会不得不把大量注意力用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这个城是一九六七年六月由于以色列的侵略而被占领。安理会关于这里的局势，曾通过两个决议〔第二五二（一九六八）与二六

七(一九六九)号]。联合国大会关于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也曾通过两个决议〔第二二五三(ES-V)与二二五四(ES-V)号〕。

35. 关于耶路撒冷问题，联合国的一切决议都是根据一个清楚的原则。这个原则反映了联合国会员国的良心与意愿，即以色列以武力占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是非法的。掠夺者无权按自己的意愿改变耶路撒冷的现状或在那里进行任意的统治。以色列必须撤出该城的阿拉伯区。

36. 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里，安全理事会要求以色列武装部队毫无例外地从所占领的阿拉伯区全境撤出，不管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或以色列占领的任何其他阿拉伯区。

37. 这是安全理事会的坚定立场。安理会是联合国的主要机构。联合国的会员国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放在这个机构里。这个机构的决议对会员国具有约束力，必须执行。这不是一件某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联合国的每一会员国根据宪章二十五条所应负的责任。

38. 但事实是以色列并未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许多代表在这里已提到这一点。以色列仍然非法地占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以及其他阿拉伯区。以色列是在破坏根据安理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对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在提出对阿拉伯领土与耶路撒冷阿拉伯地区的吞并要求，是在对占领区执行镇压、独裁统治和强行以色列化。正是由于这种侵略政策，所以耶路撒冷的局势不断恶化，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

39. 在过去两年里，安全理事会不断接到报告和官方消息说，占领军企图消灭与根除耶路撒冷旧城的阿拉伯性质。阿拉伯居民被逐出了自己的家园；阿拉伯居民区遭到破坏；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的经济生活已被处心积虑地置于以色列军事经济需要之下。这一切都恶化了局势，加剧了紧张，增添了和平的威胁。

40. 正是由于在占领者政权条件下出现了暴乱、恐怖与独裁统治的气候，所以才促成了耶路撒冷城的阿拉伯区内新的可耻的、野蛮的火烧阿克萨清真寺的

事件。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是为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群众所崇敬的最重要的历史的宗教的纪念物。各通讯社关于火烧清真寺的报道，以占领军在耶路撒冷的统治为陪衬，深深震动了世界舆论。

41. 这一直接影响穆斯林各国人民的利益与感情的事件，也不能使其他国家无动于衷，不管它们人民属于何种信仰，或对宗教无信仰。

42. 苏维埃国家的伟大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明年即一九七〇年将是他的百年诞辰)教导我们并屡次强调说，“必须注意避免触犯宗教信仰者的感情。”

43. 正如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日〔S/9426〕塔斯社报道所说的那样，苏维埃舆论对阿克萨清真寺被焚一事表示极大气愤，因为这个寺院是中东阿拉伯建筑中绝无仅有的、最古的纪念物，许多虔信的人来到这里朝拜，认为这是穆斯林圣地之一。

44. 通过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反法西斯奴役的卫国战争的痛苦经验，苏维埃人民知道对别国领土的侵略与占领总是和使用最野蛮的方法消灭最贵重的历史纪念物、破坏沾污圣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几年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我国被占区毁坏了一千六百七十所东方正教会教堂，二百三十七所罗马天主教堂，五百三十二所犹太会堂和二百五十八所属于各种教派的其他建筑物。只举这些事实就够了。

45. 阿克萨清真寺纵火案不只是犯罪。这一案件是占领者政权对人民宗教感情的嘲弄，是对特等历史价值的反对企图，而这种特等历史价值是一切有文化的人类所十分尊敬的。

46. 阿克萨清真寺的焚毁是在继续占领耶路撒冷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不能是偶然的，也决不是偶然的。在世界舆论面前无论以色列当局想说什么，不管为自己怎样申辩，要把以色列的占领耶路撒冷以及该城占领当局所奉行的占领政策同这个骇人听闻的火烧阿克萨清真寺的罪行分开，那是办不到的。在讨论我们当前这一项目时，许多代表，除少数例外，已提到这一点。后者是前者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清真寺这一个穆斯林世界的圣地的大火，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

其他阿拉伯领土所执行的侵略、占领、和吞并政策的直接结果。以色列当局是无法逃避这一罪行的责任的。

47. 但问题并不止于此。阿克萨清真寺的大火，象黑夜中一束闪光，把凶焰投射在中东整个局势上。这场火使全世界又看到了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执行的侵略政策、好战与仇视政策、一心要吞并阿拉伯领土的政策、并继续拒绝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的政策，对国际和平正在制造巨大的危险。这是战争与兼并的政策。如果以色列不放弃这种政策，其结果只能是在那个区域里最后引起新的严重军事对抗，从而给中东各国人民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危险的后果。

48. 一切肯认真估计局势的人，一切对人类命运和国际和平负责的人，不会看不出在阿克萨清真寺纵火案的犯罪行为是非常明确地肯定了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即继续霸占阿拉伯领土是不停地、愈来愈烈地使局势恶化，并直接造成战争威胁。这是客观事实，要想躲闪是办不到的，闭眼不看这种事实真相将是愚蠢透顶，最不负责的。

49. 情况既然如此，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必不可少和更为紧迫的任务就是：采取有效措施，迫使以色列执行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和有关中东的其他决议，包括有关以色列的决议。安理会必须要求以色列立刻无条件地服从决议。整个世界都谴责侵占者在耶路撒冷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暴行。

50. 正如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约旦、印度和其他许多国家代表在他们发言中讲到的那样，把自己国家贸然推向新的侵略冒险中的那些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所奉行的侵略政策，只能把可怕的灾难带到以色列人民自己头上。特拉维夫最近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挑战，如八月三十日塔斯社报道中所指出的那样，完全清楚地说明了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消除以色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后果，而首先要做的，是保证以色列军队立即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

51. 安全理事会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有责任迫使侵略者停止其侵略政策、独裁统治和民族压迫，放弃对外国领土的并吞，并使之同意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决议基础上进行政治解决。

52. 我们也不能忽视事情的另一方面，即以色

列现在不受惩罚的挑战性行为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使侵略行动可以不受处罚。这是联合国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所不能容忍的。中东问题迟迟不得解决对有关各国人民没有好处，只能加剧冲突，使气氛更加紧急。

53. 苏联坚决主张在中东建立持久和平并根据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进行政治解决。苏联从和平事业的观点出发，不能也不肯认为在中东维持现状是可取的。这种局势是不能接受的，是充满了不可估量的危险的。

54. 在联合国第二十四届大会前夕，在安理会上讨论二十五个穆斯林国家提出的关于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放火案，更生动地表示，而且更进一步证明以色列与其帮凶国家在道义方面和国际政治方面的孤立。这一切应足以向以色列人表明他们的极端主义领导人正在领导他们国家所走的道路的危险。

55. 安理会必须清楚地宣布以色列对阿克萨清真寺放火案、对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和其他被占的阿拉伯区的紧张局势应负政治和道义的责任。安理会必须要求以色列交出一九六七年六月夺取的一切阿拉伯领土，必须从这些地区撤出一切以色列军队，必须根据我上面提到的决定在中东达成一个和平的政治解决。

5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仔细地研究了巴基斯坦代表代表联合国的二十五个会员国所提出的决议草案[S/9445]。总的说来，苏联代表团认为这一决议草案是可取的，并且支持它，虽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言而喻希望安理会对现在审议中的问题能通过一个更有力的决议，因为这个问题显然是直接关系着中东的总的局势的。

57. 现在我以主席的身分，请以色列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58.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五时三十分布拉格电台有如下的广播：

“红色权利报表示对阿拉伯国家失望。把阿拉伯以色列之间的冲突降为对伊斯兰教的敌人的圣战，不能鼓舞人民对阿拉伯事业的支持。”

59. 失望已是全世界的感觉了。无怪这种感觉传到了东欧各国。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苏联竟不能超脱无益的仇恨，不能超脱与阿拉伯极端主义者露骨的沆瀣一气，而对我们的讨论则做不出积极的贡献。苏联代表今天在安理会的各样的诅咒、歪曲以及那一套苏维埃热爱宗教的虚伪的誓言是太司空见惯了。这证明了一个事实：苏联在中东冲突问题上尚未改善态度；苏联无视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对其支持并鼓励阿拉伯人好战的政策至今未变。只要苏联继续不变，希望它参加缔造和平当然是无用的。这样希望，就颇象与犯法者相约守法，相约维持治安了。

60. **主席：**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身份愿请大家注意：以色列代表在答复时，特别选了苏联代表团作为目标。这是他的惯技。我们的讲话，并未包含新的东西，也不异于我们从前常讲的话。

61. 以色列代表想起苏联对和平解决问题做过的积极贡献。是的，苏联已经做了，现在正在做，将来还要不疲倦地严格根据安理会决议对中东的政治解决问题做积极的贡献。可是在以色列懂得这一点以前，我们还会继续从以色列代表那里听到我们方才听到的回答。

62. 现在以安理会**主席**的身分发言。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63.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们这位以色列同事三番五次地声言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城，而且亘古以来就这样。我在安理会上一次讲话中说——我不必重复我说过的话了——耶路撒冷从前是撒冷人城。如果研究一下语言学，暂不提这个区域的考古学，我们就知道连摩西的妻子也是皮特拉城的阿拉伯人，而且知道是那巴特人和这个地区其他的人都给这个城起了这个名字。我不必重述我在先前发言中已讲清楚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绕着弯说，犹太人过去把耶路撒冷说成是他们的城，只由于罗马时代是有过犹太和以色列的。还有，如果我们一直追究到摩西，按佛洛伊德说，摩西是否是犹太人，是成问题的。我们知道摩西是个哈米特人，我们知道他的妻子是个那巴特

人，这样，我们就发现特科阿先生的历史总评价便消逝在历史的迷雾中去了。我可以提醒他翻翻死海写本，这会更好地弄明白过去谁生活在这里这个问题。

64. 我们知道这些氏族——他们是塞姆族人——是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库提的乌尔城来到迦南，即今天的巴勒斯坦。那里是亚伯拉罕兴旺的地方。以撒的儿子雅各带他的儿子们又来到迦南。塞姆族人就在这块地方繁殖起来。我们不否认这个地区的犹太人（他们被称为犹太人是因为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叫犹大）也是本地区的塞姆族人。我们向不否认他们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土著——因为迦南人是塞姆族人，阿拉伯人是塞姆族人，那巴特人是塞姆族人，阿拉伯人是塞姆族人，而那些来自库提的乌尔城的人是塞姆族中的少数民族。

65. 我在讲历史。我也在引证犹太学者，引证欧洲的犹太学者，他们否认犹太人是作为犹太人在这个地区繁殖的。我们只消翻开世纪三十四章就看到所谓犹太人们，如果我可以这样说，是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到迦南地区的。我用不着重述割礼的故事，用不着讲他们如何因为这个小地方的迦南人国王玷污了他们的妹妹台娜而把接受割礼人都杀死。每人都可以找到一本圣经嘛。第三天当每人都很难过时，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把迦南人，他们的堂兄堂弟——亲兄亲弟都用刀给杀了，原因是这些人都是同族。

66. 现在是谁在我们面前教训我们说，“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人民”？是从中欧来的哈扎尔人。他是代表推动这个运动的哈扎尔人的。他不能说，“我的人民”。有很多奉正统教的犹太人不喜欢被称为你的人民的。

67. 当我在七月间离开美国时，有一位奉正统教的犹太人给我一份传单。我现在给你读一读。你代表不了这些犹太人，我还要提出你不能代表的其他犹太人。传单上说：“犹太人民和以色列国毫无关系。”这份传单是在美国这里印发的。我还对你说吧，并没有阿拉伯人要求这些人这样做。那些奉正统教的犹太人在传单上说了些什么呢？

“从远古以来，‘犹太’一词就跟忠诚于摩西五经的教导是同一意义的。以色列国却完全建立在

鄙视摩西五经的概念上，因为摩西五经禁止任何形式的，甚至严格宗教形式的，人造的犹太国。以色列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犹太国’。建立这个国家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政客们走得太远了，竟至盗用‘以色列’这样圣洁的名字。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代表着对摩西五经的忠诚。以色列国从它怀胎之日（即十九世纪末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大会）起，就故意地、有计划地努力于直接与间接地破坏摩西五经。

“我们这些忠诚的犹太人，真正的以色列人，否认以所有犹太人的名义在这里以及在圣地要求发言的政客。

“……

“犹太人不拉着天真的青年人在社会主义‘集体农场’里腐蚀他们的灵魂。

“犹太人不去烧贝鲁特的（或任何地方的）飞机。

“犹太人不建立人造的国家，不从事于政治煽动或叛乱。

“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腐蚀的人不再是忠诚的犹太人。犹太人仅有的代言人是真诚的摩西五经的圣人们。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以犹太人的名义也不能够以犹太人的名义发言。至于那些‘有宗教信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说法本身就是谎言。按摩西五经的教导，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是不相容的。协调是不可能的。请相信上面说的话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唯一真正的、权威的摩西五经的观点。那些积极地或消极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向摩西五经宣战的犹太学者和宗教领袖们知道我们讲的是真理。他们必须以他们父辈的信仰做他们的指南。

“他们应当宣传真正摩西五经圣人们的实践。”

如此等等。

68. 这只是不相信以色列的一部分人。忠诚于他们所出生或归化的国家的犹太人是如何想的呢？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亲自对我说他们的宗教是他们本人和

造物主之间的私事。他们不相信象犹太教这样崇高的宗教可被利用来作为动力以达到经济目的或者甚至政治目的。

69. 我记得就在今天上午，特科阿先生还说，我当然是转述他的话的大意，“耶路撒冷是所有犹太人的首都。”我们提到首都一词，其中就有个政治意义。美国犹太人怎么想的？英国犹太人、俄国犹太人怎么想的？他以为他有两个首都——一个在莫斯科，或在伦敦，在巴黎，在华盛顿，或在这个犹太人无论所在的什么地方而同时他还有一个首都在耶路撒冷吗？

70. 特科阿先生怎么可以因为犹太教发祥于圣地便说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首都呢？犹太教起源于圣地是无可争议的。可是基督教也起源于这块圣地呀！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徒的首都吗？不是的。梵蒂冈所在地的罗马是所有天主教徒的首都吗？连教皇陛下也不曾说梵蒂冈是所有天主教徒的首都啊！他那么聪明是不会这样说的。他知道天主教徒是忠诚于他们所属的不同国家的。然而梵蒂冈也叫圣城。

71. 耶路撒冷也是这样的圣城。但是它属于谁呢？它属于霸占者、征服者、用武力夺取它的人吗？如果安理会说任何人都可以用武力占领圣城，甚至不圣之城，也就是任何领土，那么联合国就关门大吉好了。在这里我们被看做仲裁人，不只是威尔逊先生在凡尔赛会议里所宣布的十四点中自决原则的仲裁人，而且是联合国组织所苦心缔造成为一种权利原则，即自决权原则的仲裁人。我们在联合国这里用了八年时间才把这种原则苦心缔造成为一种人权，虽然遇到了前些时候还是殖民帝国的那些国家的种种反对。他们企图告诉我们根本没有自决权这样东西，只有这样一个原则而已。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才赶上听到了前些时候的殖民大国的国会和下院里使用“自决权”这个词，虽然他们从前是否定自决权的。

72. 宗教是一种国籍吗？这个问题我从一九四七年就在安理会问过上百次了。如果是，那么，大家自己的国家就有回教徒，东方正教徒，浸礼教徒——许多教派，还有无神教者。那么，在信仰基础上，每一国都得分裂，各自成国，或共和国，或叫其他什么名字。美国有许多宗教与教派。除犹太复国主义者

外，有谁想根据宗教成立新的国家呢？但历史上是无奇不有的。

73. 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在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会议上读过一篇论文。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我愿意从这篇文章里引证一段话，使大家知道基督教曾有一时被用作达到政治、经济的动力。但其后果只是战争、屠杀、痛苦与灾难。人们会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可是我们在二十世纪发现一模一样的运动。这个运动不顾本地居民的死活，又靠老一套办法，用枪炮、武力、欺骗，想把他们自己——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圣地境内巩固下来。看起来人类并没从历史教训里学到什么东西。

74.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引证从前我提出的文章。那是发表在一九四九年七月费城美国政治科学院的年刊里，文章说：

“十一世纪末之前，乌尔班二世的著名宣言震动了欧洲社会。置国内经济困难于不顾，他们把力量用在西亚的居民身上。乌尔班二世的话是值得引证的：

“不要让财产阻拦你们，更不要被家务绊住，因为你们住的这块土地太狭小，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口。这块地也过于贫瘠，生产的东西还不够种地人吃的。所以你们才相互残杀，彼此兼并，从事战争，互致伤亡。所以，丢掉你们中间的仇恨，放弃争吵和战争吧，登上通往圣墓之路，从邪恶的种族手中夺下土地，做那里的主人去吧。”

“使东方与西方同遭苦难的十字军历史是大家所熟知的，在这篇文章里就不必重提了。”

75. 犹太复国主义者之所作所为正是如此。这是一支新十字军。过去的十字军现在哪里呢？他们已变为历史陈迹。犹太复国主义者到十年二十年后将在哪里呢？我不想回答这一问题，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给这个世界带来人类的浩劫的权力。他们已把内心暴露出来。

76. 当我们有几个人引证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讨论会中某些人的议论时，特科阿先生就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了某些怪人。那一天我怕安理会嫌罗嗦没有把讨

论会上的情况都谈出来。恰巧那次会议登在两种以色列的大报上。我想是为了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后制造舆论吧。我要念的话如下：

“施莱辛格博士在讨论会中说：

“最使我惊骇的是当有人听到参加讨论会的人说，清真寺在会堂山上算不了悲剧。这家伙认为有礼拜堂，不是清真寺，也不能算悲剧，令人吃惊的是犹太教和犹太教育使我们心安理得地看到偶像崇拜存在于会堂山上而不以为是悲剧。因为纵令清真寺不是偶像崇拜，但是认为天主教礼拜堂也不是偶像崇拜，那就太困难了。”

77. 基督教徒在哪儿呢？其中好多人已不是基督徒了，至少那些基督徒国家的头目都是俗人。但他们在这里发出警告了，说其上有礼拜堂的耶路撒冷的山和靠近庙墟的一切东西都会玷污犹太教，因为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天主教徒供奉圣玛利、圣约瑟等神像而是偶像崇拜者。

78. 然后特科阿先生说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首都。为什么？为什么它不应该是住在那里的首都呢？巴勒斯坦是怎样瓜分的？是谁瓜分的？当然我们的朋友英国人对这个问题是很模糊不清的。他们在贝尔福先生的保守党时代，正在应付着许多的方面。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正要输给德国人了，所以一九一六年，他们答应阿拉伯人一件事，一九一七年又答应犹太人一件事。联合王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把美国引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关于这一点，关于布兰迪斯对威尔逊先生所起的作用，我们有案可查。我们知道在前些时候的萨伏依广场上，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对他们的善良美籍犹太人的联合大会上发生过什么事。这些美籍犹太人说，“我们是忠诚的美国人”。有一次我提过摩根索先生。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一九一七年他正在土耳其。他就是今天纽约城首席检查官摩根索的祖父，也是违背父训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小亨利·摩根索的父亲。他在已故的F.D.罗斯福手下当了财政部长。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会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

79. 如果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好多犹太人会吃苦头，因为今天的种族主义者们就会嘲

笑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在这儿呀？回你们的首都去吧，到马蜂窝去吧。”我称之为马蜂窝，因为如果说阿拉伯人今天没有充足的武器，但他们从四面八方飞来，至少象一个马蜂窝。我不认为住在马蜂窝里会感到舒服。

80. 在这一次会议里，特科阿先生说话的调子低，怕伤了世界上穆斯林的感情，但是偶尔也掩盖不住他的讥诮。我想告诉大家他们这类人心里头想的是什么。我手里有一份报纸。这是一九六九年七月四日的法国世界报。文章的题目是“胜利者的犹太区”。这是题为“我们应如何对待巴勒斯坦人”的连载文章第三篇，是“我们特约记者埃里克·鲁洛”²写的。不要怕，我不会把整篇文章都读出来的。我只读最后一段，这一段揭露犹太复国主义者口头上说他们到我们这里是带着民主来的。什么样的民主呢？是刀子下的民主，是西方世界里已不通行的一种理论上的民主，是依靠树立个人偶像的民主，是借用雇佣作家支持的民主，是被歪曲的能把侵略合法化的民主。我请求主席先生允许我把这段话按原来的法语读出来，因为我来不及翻译了：

“长期的占领不会影响犹太人的传统的道德标准吗？美国记者司徒亚特·艾尔索普四月间对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夫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梅厄回答说，‘我和你坦白说，我并不要那种温和的、自由的、反殖民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的犹太人民。那样，就是死民族了。’”²

81. 如果这个民族是反殖的、自由的、和蔼的，它将是死民族。说话的是总理，是个女人。她不要和蔼，不要反殖，不要自由。因为那样“我们就是死民族了”。

82. 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首都吗？用什么尺度这样说呢？特科阿先生说，犹太人有权在耶路撒冷和平地敬主。他翻开历史就应该知道犹太人在整个伊斯兰统治时代向未受过骚扰。塞姆族的犹太人是我们亲兄弟，不是堂兄弟。这些人如果是回来建设一个民族之家，并不带有政治条件，或者冒昧地说，并不带有政治阐明，并不给民族之家以政治阐明或解释，那么，在阿拉伯世界里就不会有人和他们争吵。为什么

²引号内是发言者用法文说的。

要争吵呢？各种基督教派，各种穆斯林派，各种宗教的信仰者都麇集在耶路撒冷。没有人由于他所属的宗教或特别宗派而受到骚扰。但这次运动却象十字军运动。当时乌尔班二世想的是分散他的封臣的注意力，以推迟那时的退出教堂的民族运动。那是为了转变方向，所以才发动了十字军。那时候的宣传家就是隐士彼得。这是中东历史上一件悲惨的事件。谁都可以发言，但发言要有证据。

83. 以特科阿先生和其他人为代表的仅二百万或三百万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上帝把巴勒斯坦这块圣地给犹太人了。我三番五次地说过，上帝并不是做地产生意的，而且我要求把地契在这里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我曾请我的好朋友卡拉登勋爵查一查大法官胡同或其他什么保存档案的地方是否能找到记录，记载着贝尔福先生从万能的上帝那里得到委托权，从而答应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给了别人。请问我那位熟悉我们那个地区的好朋友约斯特大使，杜鲁门先生是否因为拉选票就有权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只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愚弄着美国和英国的天真的犹太人使他们改信犹太国之梦，阿拉伯人就得付出代价吗？从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们屡次来到这里，却没得到什么结果。杜鲁门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上说，白宫向未遇到过这样大的压力，还真的有人打发他在堪萨斯州的服装杂货店里的伙伴去见他说，“你替那些可怜的犹太人做点儿好事吧”。魏兹曼先生从厨房门或白宫后门溜了进去以免有人知道。

84. 杜鲁门先生还活着。他在回忆录里说他那样做也是出自人道主义的动机。人道主义的动机？当日本就要投降时他毁灭了广岛和长崎，那怎么说呢？

85. 他们想骗谁？今天上午我的同事约旦代表向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正确地提出了不少问题。请问：我们阿拉伯人有什么对不起你们联合王国或美国的而使你们违反自己的利益，和以色列站在一条战线上？阿拉伯人迟早将冲破自己政府的控制。我记得在那个地区的阿拉伯人过去有一个时候常说，“天上有上帝，地上有美国人”，因为那时美国人是孤立主义者。最近我到那里时，他们却说，“天上有上帝，以色列的支持者是恶魔的化身”。按阿拉伯人的估计，美国

人好象是人所共知的天使，从天堂掉了下来，变成了恶魔。当然恶魔是指传说中的人物。

86. 谁在送来凝固汽油弹？谁在送来军用飞机炸我们？是离开圣地七千哩远的外国人，在唆使从中欧来的另一个民族。阿拉伯人究竟作了什么事对不起联合王国，或者对美国，或者对西方世界？我们向他们敞着大门。他们有经济利益，有石油利益，他们和我们做生意。在这之前我们对犹太人从不歧视，但现在我们不知道什么犹太人是复国主义分子，什么犹太人不是。这对那些不是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就吃亏了。我们不想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做生意，因为他们是篡权者。

87. 我们不时听到特科阿先生的合唱歌曲：“我的人民”，“犹太人民”。他的人民，遗憾得很，不过是那些受过犹太复国主义在政治上洗刷过脑筋的人，是只凭强权暴力才能兴起的那种尘世的犹太复国主义，而不是我们都尊敬的那种精神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你想过全世界人民无论对犹太人还是对阿拉伯人都感到厌烦吗？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在乎他们对我们厌烦不厌烦。我们是一亿人口。但是，亲爱的先生，你们怎么办呢？万一有一天西方国家出事了——在西方国家，正如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活动家多着呢——他们就会说，“我们的麻烦都来自犹太人。”犹太人虽属无辜也要遭受迫害的。你们将成为替罪羔羊。你没有注意到你们在历史上曾多次不公正地做了人家的替罪羔羊吗？前些日子我提到范·得·卢卢贝与德国国会，那是希特勒迫害共产党人和犹太人的借口。如果你想烧坏自己的手，同时也把阿拉伯人烧坏，为什么要危及全世界无辜的犹太人呢？为什么要危及美籍犹太人呢？为什么天天给他们洗刷脑筋让他们认为以色列才是或者应当是他们的祖国、耶路撒冷应当是犹太人的首都呢？除非是暴占于一时，事情永远也不会是这样的。我在安理会这儿讲话，为了上帝，希望你们千万要注意到这样的生活实际，即居于反对你们的一亿人口中间，你们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88. 阿拉伯人可以为了意识形态或某种民族利益而彼此打得头破血流，但在篡权者面前他们会同仇敌忾，正象在十字军入侵的日子里，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同心协力地打击入侵者那样。

89. 事情太严重了。安理会不能那么心安理得了。无论安理会是通过协商还是通过投票做出决议，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主席先生，是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美国才有力量把宪章中的一个崇高原则——我指的是自决原则——作为公正解决问题的基础。但如果你们继续犹豫不决，象你们的政策制定者不幸在过去所作的那样，这个问题将要拖下去。并且因为在这区域里的利害关系特大，尽管你们是小心翼翼，你们可能作出错误的估计。那时灾难就会发生了。

90. 我有一次在安理会提过，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伊布拉辛·巴夏率领军队到达科尼亞的时候，沙皇俄国和联合王国向阿里递交了最后通牒。在一八四〇年，沙皇俄国的眼睛是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而联合王国所要的则是一个软弱的土尔其，以保证陆上通向亚力山大港，通向红海，以及前往印度的要道。你们从前的两个政府向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递了一份最后通牒，告诉他必须撤退他的军队，不然的话——沙皇俄国那时和联合王国并不怎么要好。但他们在递交最后通牒要求穆罕默德·阿里撤兵一事上，则看到了彼此共同的利益。阿里撤兵了，因为他是个明智的人。他说，“从前在希土战争年代，苏丹说，我要是能给他建立起一支海军来，他就答应给我个埃及总督做。我给他建成了，但他撤销了他的诺言。你们能劝他给我个埃及总督做吗？他们说，那容易。”这就是埃及的总督王室建立的基础。

91. 在一九四〇年，俄国和美国不能那样递交一份最后通牒，说“要撤兵，不然……”吗？这里面有点神秘。可是你们既然不想递交最后通牒，我们这里其余的人便什么也做不成而只好等着了。这教我想起密尔顿的十四行诗哀失明中的一句诗来。我们准备等待了，知道正义最后一定会胜利。那一行诗是：“站着等待的，也还是为神服务”。

92.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感激你和议席周围的同事们在这次辩论中又给我一次讲话的机会。当我星期五提出载于文件 S/9445 中的那份决议草案时，我曾有机会概述了拟定草案时的主要考虑。此后，有许多同事提过意见。所以再把草案要点概括一下可能是有用的。如果安理会考虑在二十五个

联合国会员国八月二十八日来信后的新形势下履行其职责时，我想有些要点是需要在心头占优先地位的。

93. 在这次辩论一开始，我就说火烧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的企图是一项空前的事件。从它的恐怖性说，是空前的，从它在民族、人种、宗教各条战线上所激起的反应深度说也是空前的。安理会在这一事件中所面临的立场可以总括如下：

94. 第一，这一事件在世界范围产生了这样的反感，并对各大洲的伊斯兰教信奉者造成这样大的痛苦，安理会因而需要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不然的话，这种严重不义所引起的愤慨会扩大，这就不能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了。

95. 第二，由于安理会既非法庭又不掌握司法调查手段，所以它的任务不是决定圣寺放火案的罪责问题，而是处理围绕这一事件的政治形势。这种政治形势如果听之任之，就不能保证这类性质的行动将来不再发生。

96. 第三，这类政治形势是和以色列对旧城的军事占领和以色列为兼并该城而无视安理会决定、违反大会建议及坚决反对该城居民的愿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97. 第四，问题不是两种宗教权利冲突的问题而是保存各种宗教祠堂神圣性的问题。这种祠堂神圣性的保存，在任何军事占领下是不可能的。军事占领靠运动的各种力量来维持，而这种运动又具有强烈的宗教复古偏见，并包括了一些显然信奉救世目标的信奉者。那么以为祠堂已受到威胁的心情就一定会滋长蔓延。

98. 请允许我说一两句话详论上述几点意见。关于八月二十一日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应一事，由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得最清楚。即多至二十五个会员国已把这一问题提到安理会，而且其中多数不是直接和中东问题有关的国家。我深信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一定会注意到我们的议程虽然是“中东局势”，而参加辩论的却是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代表，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国家的利益由于这一局势——用宪章三十一条一句话说吧——“有特别关系时”。这些国家，加上巴基斯坦，构成了南亚的大部，其人口在世

界人口中为数也颇可观。这就说明这一不可思议的事件所造成的问题的广度了。

99. 关于问题的性质，那显然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由于清真圣寺的损坏而给予人类灵魂的创伤不是随着时间流逝可以愈合的。国际形势有变化，实力关系有起伏，各政府的对外政策可重新调整，但是伤及灵魂深处的东西不会忘掉，而且会影响未来的后代。

100. 如果不立即采取建设性的行动以消除八月二十一日事件的影响，结果除了中东这样局势以外还会产生世代为仇的状态。这种状态会影响许多民族和许多国家，并集中于耶路撒冷局势上。

101. 至于第二与第三点，我已说过我们不想寻求发生在八月二十一日那一罪恶行为的谴责。这一行为，无论是出于什么人，都是一种自我谴责。我们也不想要求安理会在表明态度时影射以色列当局参加了这一罪行。我们不要求在不充实的罪证基础上做出不合理的结论。但是我们却认为这种史无前例的行为只能是由以色列占领圣城直接引起的一系列形势所促成的。就算我们能接受以色列对这件事的说法，放火嫌疑犯信奉正统派基督教信条这件事应是关系重要的。他相信他的滔天罪行，在体现预言方面，标志着一个阶段。这一信念和以色列的宗教狂热者以及以色列宗教院士们的观点是容易合流的。

102. 前几天以色列代表和我们说，虔诚的犹太人都不肯登上他所说的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会堂山。对虔诚的犹太人说，这也许是真实的，但我敢说以色列代表不能断言他们这样的虔诚在以色列是普及全民的。由于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而助长了对圣寺不恭敬与不合礼节的行为这一点，从八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就看得明明白白：

“有许多怨言……说以色列人在院内祈祷台上野餐，还允许光着胳膊、穿着短裙的姑娘们到屋内。”

说到这里，我想起教皇陛下最近下令禁止服装不整的人进入圣彼得教堂。

103. 安全理事会已收到报告，说以色列当局允许人们在清真圣寺附近挖地，这不能不危及建筑物的基层。

104. 这些都好象小事，但它们象征着那些流行的习惯、约束、与礼节的崩溃，而这些习惯、约束与礼节一向是，将来也会是防止冒渎圣祠的最好保证。

105. 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并没有说以色列故意要干坏事，使这些圣地最后毁掉。这里的重要问题不是以色列所作的是有心或无心。我们无法证实以色列所声明的坚决要保护圣寺是真话还是假话。但我们确实知道在这方面最有关系的人，即耶路撒冷圣城的居民，并不相信这套声明。即使我们认为这些声明是真诚的，事实仍然是圣城的居民和其他各地的穆斯林都不相信在以色列统治下圣地的安全会有什么保证。

106. 以色列代表说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曾自发地合作消灭八月二十一日的火灾。但为什么在起火后不久，旧城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在斥责以色列呢？我不用引证与此有关的许多报道。这些报道说明在耶路撒冷居民中间以色列的信用已全面崩溃，说实话，对以色列兼并政策有反感。这一事实，加上国际间历来对圣城关注，就形成了安全理事会关于耶路撒冷决议的基础。

107. 说以色列在保护耶路撒冷圣地这件事上对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都负有重大责任那是很对的。我要说明白，问题不是以色列有无能力负起这样责任，而是这样的责任是怎么并由谁移交给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圣城这件事就能把这一权利转让给以色列吗？尤其当以色列所要求的权利是把既定的秩序，把为历史所认可并为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世世代代的牺牲所圣化的既定秩序都一扫而光的时候，这一权利还能让给以色列吗？

108. 我怎么强调最末一点也不会过火的，即审议这一情况时，安理会是在处理一个政治问题，并不是什么宗教的冲突。这二十五个会员国之所以到安理会来，在事实上或形式上都是为了避免这类冲突，解决这一局面而不是为了激起这类冲突。能说会员国中有的要在政治上利用这一局面吗？八月二十一日发生这一局面那一天，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把它提到安理会来。这一点就否定了这方面的指责。事实是，只在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采取行动之后，阿拉伯国才加进

来的。当这二十五个会员国之间进行商讨时，安理会在场看见就好了。假如安理会当时在场，它就会知道我们是如何一心想避免寻求政治的利益的。但事实是对我们面前的局势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安理会采取行动结束以色列的侵占。

109. 我们寻求的挽救办法是什么呢？决议草案〔S/9445〕是想作出答复的。要理解这一决议草案，就需要认清这一决议草案所不想做的是什么。第一，它不想安理会对发生在八月二十一日纵火案的罪责问题上发表主张。我应强调案文第3段并不包含司法或类似司法的决定。如果把这一段解释为暗示这种意义，我认为是没有根据的。

110. 第二，正如我先前所提出的那样，这一草案并不寻求标新立异。相反的，这一草案完全根据而且不超出以前安理会关于耶路撒冷各决议案的范围。第5段的谴责只是第二六七（一九六九）号决议第3段的“最严厉的指责”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111. 剩下的是第4段。这一段要求以色列“遵守日内瓦协议关于军事占领的规定”。就是这一点也是根据以前在安全理事会与大会已经提到的东西。请允许我引证一下美国代表在安理会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会议上的发言：

“美国认为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中在以色列控制下的耶路撒冷的那一地区，象以色列占领的其他地区一样，是被占领土，因而须服从国际法关于占领国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象约束任何占领国一样约束以色列的国际法规定中，有这样的规定，即占领国无权在自己暂时安全需要以外作出法律方面或行政方面的变动；占领国不得没收或破坏私人财产。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协议和国际法所认可的行为标准是清楚的：占领国必须尽可能使被占领地区原封不动，原样不变，不干涉本地区的习惯生活；任何改变都必须是占领时迫切需要的。很抱歉，我认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占领区的行动呈现出一幅迥然不同的图画，这幅图画引起了大家可以理解的关切，即东耶路撒冷的最后处理可能受到损害，而居民的个人权利和活动已经受到影响与改变。”〔第一四八三次会议，第97段。〕

112. 在上面一段引文里，美国代表关于军事占领的权利与责任问题，不止提到日内瓦协议，而且提到国际法。所以我想对巴基斯坦决议草案[S/9445]的第4段提一个修正案。修正案是这样的：在“日内瓦协议”后，应加上“国际法”字样。第4段的第一部分如下：

“要求以色列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和国际法关于军事占领的规定，并避免造成任何阻碍……”。

113. 最后，我想简要地提一提以色列以放火罪对被告路翰进行的审判以及为赔偿这项损失所采取的办法。请允许我在这里提一下二十五个会员国的立场。他们对审判与赔偿办法的协议反映在我们这个决议草案里，即文件S/9445。

114. 二十五个穆斯林国家的立场在八月二十二日的信中表明如下：

“因而”——这是说按安全理事会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和二六七（一九六九）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和一切忠于安理会决议的联合国会员国断然不能默认以色列对圣城有合法的或有效的职权，也决不能默许以色列当局欺骗世界舆论对清真圣寺起火原因及对损失赔偿所宣布的调查措施。”³

115. 总之，我最好用锡兰大使阿麦拉辛格的话来总结阿克萨和耶路撒冷的悲剧给我们带来的教训。这位大使不是代表阿拉伯国家，甚至也不代表穆斯林国家，而是代表一个大多数人民信奉佛教的国家。下面就是九月十二号阿麦拉辛格大使在安理会上说的话：

“在阿克萨燃起的火不许蔓延到全世界。不许它焚毁和破坏。而必须用它来净化和医疗。以色列要脱胎换骨，那就不能通过惩罚犯人，也不能通过恢复圣祠，也不能通过同情的热烈表白。——这种真诚性我们是没有理由怀疑的。

“按照安理会和大会的意见，以色列现在所占领的阿拉伯的领土是不合法的。唯一的补救措

³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年，一九六九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文件S/9447，附件一。

施是以色列放弃对阿拉伯领土的控制，这样就能够根除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气愤和怨恨并安排一个和平与协作的办法。只有安理会本身充分团结起来拿出决心执行职权，这样的结果才能得到。我们所要求于以色列方面的补救措施可能真的产生宽恕、同情与相互容忍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中东问题最后解决上会证明比任何契约都是更可靠的保证。”〔第一五一〇次会议，第32和33段。〕

116.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为了你和他在主持我们的讨论时表现出的庄严而有权威的态度，向你，也向你的前任主席皮涅斯大使表示我的钦佩心意。

117. **主席：**谢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的盛意。

118. **贝拉尔先生（法国）：**主席先生，在你要把巴基斯坦提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之前，我的代表团想要求把草案案文第4段单独表决。

119. 其实，我们希望决议草案不引用关于军事占领的日内瓦协议，而引用军事冲突事件中的文物保护协议与议定书。⁴后者的案文比前者更适用于我们现在辩论中所审议的案情，即火烧阿克萨清真寺。

120. 我们充分注意到巴基斯坦代表，代表共同提案国刚才提出的修正案。我们为此向他表示谢意，因为我们觉得这一修正案有明显的改进，但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

121. 因此，主席先生，我愿请你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对决议草案进行分部分表决，并请我们的同事们首先决定单独表决第4段。

122. **主席：**以色列代表请求发言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12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的话很简短。今天上午我在会上引证圣经的话说“耶路撒冷须叫真理城。”我继续又引，“的确，耶路撒冷要求的是真理与虔敬。它的神圣性质是憎恨虚假与玷污的”〔第一五一一次会议，第99段〕。

124. 然而很不幸，安理面前决议草案的提案

⁴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四日在海牙签字（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二四九卷（一九五六），第3511期）。

国巴基斯坦代表，在就要表决之前来到我们面前敦促理事国代表投票通过草案。其主要的理由有二。第一，他以固执的精神，断言以色列亵渎了阿克萨清真寺。这种虚假不只是玷污了耶路撒冷的神圣性质，也玷污了阿克萨本身。

125. 我这里有调查委员会的记录。检查一下这些记录就会清楚地看出进入清真寺围墙的所有大门入口都是由穆斯林卫士防守的，而且这些卫士奉命不得放入，事实上也没有放入任何服装不整的人。

126. 第二，巴基斯坦代表在敦促各位代表投票通过决议草案时威胁说，如果不通过草案，中东将发现自己处在连续斗争状态中。引起这次争论的好战煽惑运动正是由这样威胁所构成。进一步鼓励这种煽惑是最令人遗憾的。

127. **主席：**我请巴基斯坦代表向安理会发言行使答辩权。

128.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真令人遗憾的是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代表还毫不悔罪，竟指责世界其余的每一个人顽固而不管他们心中如何愤怒。哎呀，这样麻木不仁，简直是没希望了。

129. 关于声称我的代表团的发言是一种威胁，我请安全理事会判断好了。目前我不接受以色列代表要我们用刻薄语言重新开火的邀请。

130. **主席：**二十五国提交安理会请求审议的问题的讨论到此结束。现在安理会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

131. 巴基斯坦代表提出一份决议草案[S/9445]请求安理会审议。象他声明的那样，载于草案中的提议反映了所有二十五个国家的共同观点和共同意见；二十五国提交给安理会要求审议的是火烧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问题这一项目。

132. 安理会中某些理事国代表对这一草案的立场已有所说明。其他理事国代表表示要在草案表决后说明他们对表决的态度。

133. 法国代表要求草案提案国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对草案第4段进行个别表决。该条说：

“主要动议与决议草案应按提交先后确定次序。”

“除非原动议人反对部分的动议或决议草案在任何代表请求下可以个别投票表决。”

134. 对于法国代表的要求，我请决议草案提案国巴基斯坦代表发表对这一问题的意见。然后我们就进行表决。

135.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关于法国代表贝拉尔先生的动议，我代表团不反对把巴基斯坦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第4段进行个别表决。

136. **主席：**如果没有其他代表要发言，我们现在就对决议草案[S/9445]进行表决。我们首先对第4段进行表决。这一段按法国代表的要求和巴基斯坦代表的同意，应在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的基础上，个别表决。

举手表决。

赞成者：阿尔及利亚、中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赞比亚。

反对者：无。

弃权者：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巴拉圭、美利坚合众国。

第4段以十票对零票、五票弃权通过。

137. **主席：**现在我们将把全部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其中包括草案提案国巴基斯坦代表对第4段所做的已通过的修正案。

举手表决。

赞成者：阿尔及利亚、中国、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赞比亚。

反对者：无。

弃权者：哥伦比亚、芬兰、巴拉圭、美利坚合众国。

全决议草案以十一票对零票、四票弃权通过。⁵

138. 主席：有些代表曾表示在表决后发言，所以请他们发言：

139. 雅各布森先生(芬兰)：我的代表团在刚才的表决中弃权的理由已在今天早些时候说明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虽然同意谴责火烧阿克萨清真寺的行动，也同意重申安理会对耶路撒冷城的地位所采取的立场，但芬兰政府在没有公正调查时不接受方才通过的决议案文所隐含的对以色列责任的指责。

140. 在辩论过程中，关于如何进行调查的问题，曾有过几种建议，可惜没有一种建议得到采纳。

141.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上周发言时，我已把我的政府的看法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也没有必要再有所增减。我仍坚决主张一致同意的结论是可能的，而且肯定是可以取的。我知道我们已表决的决议是经过精心考虑和长时间的讨论的。也许这一决议是想迁就过多的不同意见。总之我不相信有人对这一结果是觉得满意的。我的政府肯定是不满意的。

142. 巴基斯坦代表星期五发言时，正式代表各提案国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声明。他那时说，

“我们断言以色列没有参与这一〔八月二十一日的〕行动。认为放火案与以色列直接或间接参与之间有什么联系那是给我们文本一种我们不想给的意义。”〔第一五一〇次会议，第67段。〕

那是个特别重要的声明，因为我们也不认为以色列政府在这场火灾中犯有什么罪或错误。在这方面，我欢迎巴基斯坦代表今天的进一步说明。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没有适当证据就进行若明若暗的指责，我的政府永远不会参与任何这类无稽的断言或虚妄的影射。听到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代表的发言之后，我敢说安理会里有许多人在这一方面是和我们有同感的。

143. 做为这一决议的提案国的巴基斯坦代表，给大家提出共同谅解后，我们已能接受决议中的条款；否则我们会觉得这一决议是含糊不清的，容有异议的。

⁵参看第二七一(一九六九)号决议。

144. 在这一决议里还有其他部分是我们不喜欢的。象我上周发言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倒非常赞成一种直截了当的、强有力的、一致同意的安理会决议，最好表现为全体协议的形式。对于提交给我们的决议，我们要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它呢？我们认为有三种必要的东西，而且我过去已提到了。我们但愿用一切最清楚的语言说明，第一，所有安理会理事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都站在我们原有的坚定立场上；第二，我们要断然谴责火烧圣寺的企图；第三，我们希望往事不成为灰心丧气的原因，而成为坚持寻求持久和平的理由。持久和平也愈来愈迫不及待了。

145. 我是忠于这番话的。我们因而曾希望在我们中间能够取得一致的协议。那样就是再好也没有的结果了。很可惜，我们的提议没有被采纳。可是由于我们在决议中看到我们对耶路撒冷所持立场的本质得到肯定，并看到卑鄙的放火行为受到谴责，所以我们才准备投票赞成这一决议。那是在这种精神下，而且说实话，那是在放火事件发生后一天八月二十二日收到二十五个穆斯林国家代的信件，即我们记得是写给安理会主席那封严肃动人的信件的精神下，我们才能够投票赞成刚才通过的决议的。

146. 我们这样做是希望我们现在可以无保留地把我们的思想转向新的、迫切的努力，寻求公正解决所必需的大家一致的立场。在这里我只想说我过去已把我们对未决问题的立场解释清楚了。我从前说过我不信任任何政府、任何国家、任何团体会计划或干出这样令人作呕的暴行。约旦代表提到这句话。我不想对这句话作任何修改。他曾问我有什么消息他可以带给他的政府和国家。

147. 我要告诉他可以带回去什么消息。他可以告诉他的政府和国家，如果他想要确切的话，就说我们已投票赞成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我们已投票赞成第二六七(一九六九)号决议，而且我们是信守我们的决定的；至于对耶路撒冷问题，我的国家一向是采取稳妥而言行一致的立场的。他可以把我从前用过的原话告诉他的政府和国家，即我们不接受、不容许损害或胡乱处理圣城前途的任何单方面的企图。

148. 主席先生，象我所说的那样，我们在眼前

摆着的这份决议里，看到了我们从前自己声明中的主要目标，因而我们能够接受这一决议。现在我可以说我们应当，我相信我们可以觉得我们应当注意将来，尤其应当考虑我们在圣地问题上能指望得到什么样的解决。我们相信无论在中东得到什么最后解决，这一最后解决总应规定对各圣地的保管、对各圣地的保护、对一切宗教信仰的人都应给予权利自由进入各圣地。关于这些，我们大家一定都能同意。说实话，这种协议可能使我们更容易进入更广泛的协议，进入我们都很急切需要的更广泛的协议。

149. 不管遇到什么不幸、什么挫折、什么拖延、什么虚言，我们坚定追求这一目标，而且不踟蹰，不灰心。我们之所以要追求这一目标，是因为我们相信中东现在的局势这样下去对双方将成为灾难。我们之所以要追求这一目标，是因为我们相信阿拉伯和以色列双方都需要和平；如果让现在的可怕的趋势继续下去，双方都将遇到无穷的苦痛。

150. **主席：**我的名单里再没有发言人了。如果没有其他代表要发言，现在就结束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151. 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5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安全理事会对于八月二十一日发生在阿克萨的大火灾的讨论已告结束。安理会通过的决议里包含着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关于火灾。另一个重点之所以放进去是为了利用失火以达到政治上的争论。为了这一目的而起草的条款是重复过去已表决的那种不公平、不现实的观点。在这种意义上，这些条款好象某种通货：印的越多，价值就越得越小。

153. 说实话，象某些代表所说而又在今天会议里所重复的那样，耶路撒冷的命运不能由单方面来决定。耶路撒冷不只是神圣的、令人尊敬的、不可侵犯的圣地中心，耶路撒冷还是个活着的城。这里有二十万犹太人，六万五千阿拉伯人和五千其他国籍的人。耶路撒冷这些公民不能由于纯政治的考虑便以单方面的表决方式剥夺他们不可分割的人权。即对该城的统一权、和平权、安全权和福利权。这是耶路撒冷毫不爽地提供给他们的。

154. 以色列代表以感谢的心情注意到安理会理事国中有不少国家不支持这个决议。我的代表团也注意到在十一个投票通过议案的国家里，有六个国家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而且理事国中有两国，即阿尔及利亚和巴基斯坦，是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给安理会主席写信(S/9421及Add.1和2)要求开会讨论火烧阿克萨清真寺的共同签字国。按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他们不应该参加投票。

155. 至于决议案涉及阿克萨火灾的条款，连赞成决议案的人显然也不接受其中对以色列所作的指责。这些有关八月二十一日失火的指责，是由阿拉伯一些首都喊出来的，是那些最偏激的阿拉伯代表们又在这里重述的。事实上，安理会的讨论已清楚地确定了以色列和阿克萨失火案无关。

156. 决议草案提案国巴基斯坦代表实际上已代表要求召开安理会的二十五个会员国告诉安理会说，“我们断言以色列没有参与这一行动”。认真负责的国际行为，为了消除宗教间的仇恨的需要，都要求，尤其要求各穆斯林政府向他们的人民说明真相。

157.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向那些认真负责的穆斯林政府所采取的态度表示感谢，他们拒绝陷入阿拉伯的圈套，这个圈套是利用八月二十一日大火煽动宗教感情，加强政治紧张的。也应注意到，所有在已采取的查明事实、赔偿损失、保护圣地的措施外，那些叠床架屋的提议，并没有都通过，甚至没有都坚持。仍在法院审查中的案子的结局，虽难预测，但任何人都不必怀疑以色列司法调查与法庭程序的公正感与独立性。一切宗教团体关于他们圣地的地位与不可侵犯性方面，都可放心。以色列保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圣地都由信圣地为神圣的各宗教管理。而且，出于对历史和精神传统的关注，我的政府已采取步骤，和国际上各宗教团体的代表做好安排，以确保有效地表现出圣地的世界性。过去人们对待圣地的主张是排外的、单方面的控制，是渎神的歧视态度，现在却使圣地向所有的人自由开放，并承认全世界对它享有宗教上的权利。这是最近几十年来的第一次。以色列对伊斯兰界的尊敬在历史上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对高尚的伊斯兰教的标准是有深厚敬意的。

我们寻求的是一切信仰的相互了解与和平共存。宗教的仇恨在犹太人心里没有地位。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号召宗教仇视，那是时代的错误，会形成倒退；最好把这些东西都埋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158. 我们的努力应指向将来。那时，宗教的尊敬与宗教的共容将和政治的和协与谅解携手并进。

159. **主席：**我想提请以色列代表注意，联合国

宪章和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都没有规定在讨论问题时与有关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会影响安理会理事国在表决决议草案时的投票表决权。

160. 对于所审议的项目的讨论到此结束。决议案以多数通过。没有别的代表想发言了，因此会议就开到这里。

下午六时三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ІЗАЦІЇ ОБ'ЄДИНЕННІХ НАЦІ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